

 東西方文化研究影印文庫

兩性社會學

馬林孺斯基著

李安宅譯

上海文化出版社



東西方文化研究影印文庫

兩性社會學

馬林·儒斯基著

李安宅譯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两性社会学

(影印本 1989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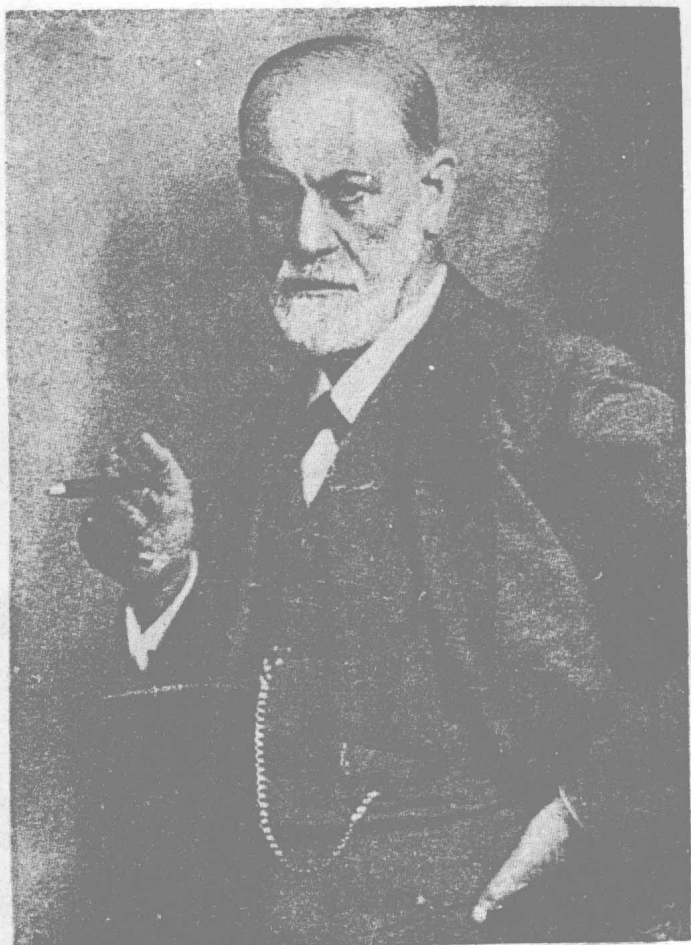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吴县陆巷印刷厂印刷

ISBN 7-80511-204-5/C·9

定价: 5.40 元



Sigmund Freud

傅 羅 易 得 氏

(心靈分析創始人)



Bronislaw Malinowski

著者 馬林諾斯基氏

「近代心理學者爲『感覺』而忽略了『衝動』爲時很久，現在又有趨勢，開始就將『本能活動』加以敘述，並開本能底項目清單，這自然是沒有疑惑的改良。然欲解說個人和社會生活等複雜事件的時候，直接採用這些天然勢力，便要成爲籠統牽強的解說。……」

「我們必須知道，使本能活動成爲顯然一定的辯性者，乃是社會條件。我們知道這層，纔可討論社會裏面的心理要素。這就是社會心理學底真實意義。……一方面有先天的素性供給原料；另一方面，供給工具和方案的乃是風俗。……人是習慣的生物，不是推理的生物，也更不是本能的生物。」

「心靈分析對於性的敘述最有教益，因爲心靈分析歷歷指出人爲的簡單化的結果和社會結果對於心理能起甚麼樣的變化。著作家通常都是男的，執着婦女心理的方法就像對付柏拉圖的普遍實體那樣。……他們所應付的對象乃是現在西洋文明底特殊徵象。竟將特殊徵象弄得好像固定衝動所必需。」

——杜威：

{人性與行爲}

譯者序

馬林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教授底父母爲波蘭人，自己爲英國籍，現任倫敦大學人類學教授。生於一八八四年，於一九〇八年得博士學位，一九一〇年以後即在大英博物院與倫敦大學作研究事業。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曾在梅蘭內西亞 (Melanesia) (註一)實地調查島民社會。他底研究方法，成功社會人類學裏面的功能學派 (Functional school)，將一切社會現象放入整個生活系統裏面，看看具有甚麼作用，以免不相干的類比 (analogical) 觀念與無生命的散碎紀錄。

他底重要論著計有：(1) 澳大利亞土著的家庭 (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 1913年) (2) 原始宗教與社會分化 (Primitive Religion an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1915年，波蘭文) (3) 麥盧士著 (The Natives of Mailu, 1915年，見 Tra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S. Australia for 1915) (4) 超卜連茲人底鬼魂巴婁馬 (Baloma: The Spirits of the Dead in the Trobriand Is; 1916 年) (5) 西太平洋的儀式貿易人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922 年) (6) 巫術科學與宗教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Science, Religion and Reality ed. by J. Needham, 1926 年) (7) 原始心理的神話 (Myth in Primitive Psychology, 1926 年) (8) 蠻野 (註二) 社會的罪犯與風俗 (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 1926 年) (9) 父性與原始心理 (The Father in Primitive Psychology, 1927 年) (10) 本書 (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 1927 年) (11) 西北梅蘭內西亞蠻野 (註二) 人底性生活 (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 Western Melanesia, 1929 年)

馬林橋斯基教授具有特殊語言天才。他用長久的時間，密切的接觸，當地的語言，研究了梅蘭內西亞的原始社會。這本書與旁的關於那個地方的書，都是實地調查的結果。本書為心理學哲學及科學方法國際叢書之一，在倫敦出版，原名 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直譯當

爲蠻野社會裏的性及抑窒。不過本書不只討論蠻野社會裏的性，也討論文明社會裏的性；不是研究性底本身，乃是研究性的社會學。這本書是將蠻野的梅蘭內西亞母系社會裏的性及文明的歐洲父系社會裏的性，作了社會學的比較研究。——研究兩種社會裏的性有甚麼關係。他說，兩種社會文化不同，組織不同，對於性的辦法也不同，所以由這些辦法產生出來的態度也不同。父系社會掌權的是父，所以兒子對於父，一面是愛，一面是憎，有兩面同值的（ambivalence）心理；母系社會掌權的是母舅，所以外甥對於母舅，一面是愛，一面是憎，也有兩面同值的心理。父權社會，兒子對於母親有父親底競爭勢力，所以抑窒下去的意識是殺父娶母（借用心靈分析（Psycho-analysis）的話）；母權社會，弟兄於姊妹爲禁令所隔離，代表禁令權威的又是母舅，所以抑窒下去的意識是殺母舅娶姊妹。這種心理，錯綜複雜，『是態度和情操底實際複雜體；一部份外顯，一部份被抑窒，但實際存在「無意識」裏面（原書144頁）；在心靈分析的術語叫作「複識」（complex）。著者在本書指明「複識」怎樣在模式的父權社會形成出來；怎樣在梅蘭內西亞的神話、夢、藝語、和神經失序裏有所發展。心靈分析底創始人傅羅易得（Sigmund Freud）氏以爲文化起自圖騰

(totem) (註三) 宴。著者詳細批評這種學說以後，即在結論裏而積極分析文化底起源，證明「複識」乃是文化產生的結果，有的複識即起自文化底起點。他說：文化底型類不同，複識也不會一樣；心靈分析底毛病，即在認父權社會底特產品（忒母複識 (Oedipus complex)），即殺父娶母的錯綜心理」（註四）為普遍全世的現象。

本書不但比較父系與母系兩種不同的社會裏面的性，而且比較動物生活與人類生活裏面的性。動物牝牡的結合，在產生後代以後，看顧到能够獨立為止；人類則因傳遞社會知識，必使家庭組織超過子女底成熟期。所以少年動物不受性的束縛，沒有亂倫的試探；少年人類則因與此相反，需要修正本能，抑窒本能，於是「一方面有所謂『本能底可變性』 (plasticity of instincts)，一方面即有複識底產生。著者一方面比較動物與人類，一方面又將孩子底發育分成四期（嬰兒期、幼兒期、成童期、青春期），逐期比較於兩種社會之間。

這樣一個對於性的比較研究，殊非原名蠻野社會裏的性及抑窒所可代表。在本書底第一編第五章一開始，著者自己也說：『我與傅羅易德及旁的心靈分析家底研究，領域是一個，不過我是

將性的題目分別處置，以便加重社會學的方面，且以避免母子依戀或「立別度」(libido)以性欲爲人生活動的基本動力。底性質如何這樣聚訟理論的分別。』所以譯本改名兩性社會學，一則可以正確一點，再則免去讀者望文生義，以爲那是偏枯專門的著作，不合於一般讀者。

中國是個父權社會，且是比西洋更嚴格的父權社會。在現在這種家庭形式正在轉變的當兒，亟有將這本著作介紹到中文讀者底面前的需要。

這個譯本，除將原書一句不少地介紹過來以外，又於中國問題有相發明的地方加以按語和譯註，以便讀者發生比較的趣味，能在真理方面投些側光。

譯本較原書加添的地方，除了按語和譯註以外：(1)自然很顯明地多了著者爲譯本所作的序。遠地的惠贈與親善中國的態度，都值得我們特別感謝。此外，(2)有兩幅插圖，一幅是著者

底像，一幅是本書時常提到的心靈分析創始人傅羅易得氏底像，都是取自歐格頓(C. K. Ogden)主編的Psyche雜誌。(3)還有三幅地圖，一幅是『梅蘭內西亞總圖』取自黎弗爾斯(W. H. R. Rivers)

底梅蘭內西亞社會史(卷一，一九一四年劍橋大學出版)一幅是梅蘭內西亞底

一部份『起卜連茲圖』取自著者底西北梅蘭內西亞蠻野人底性生活；一幅是戀愛巫術底中心『苦米拉伯瓦陵（Kumilabwaga）海濱』也是取自著者那本書。有了這三幅地圖，遇着書內討論的地方，便可按圖求索，方便很多。（4）譯本還加了兩篇比較不短的附錄（共約兩萬四千言），以便讀者知道現在研究人類學的概況，與這本書在科學方法上的特殊地位，特別是在這等五花八門的學術界，可以『智者見智，仁者見仁』地有所取捨。

有些譯名，除了創譯以外，間或改譯幾個已有的譯名。這除了隨時加以譯註以外，特在『索引與英漢譯名表』裏劃入黑線方格，以醒眉目。

原書英文成分以外的地方不在少數，都因燕大歐洲語學系主任劉兆慧（George R. Loehr）教授底幫助纔始翻譯出來，敬在這裏誌謝。

翻譯的工作已在一九二八年夏間告竣，經到許地山教授逐句校閱一過，並於中國相關之點指明印證與類比的情形，以便譯者附加按語，更要特別誌謝。

譯本寫完一年，在一九二九年夏間修正字句，從新抄了一遍。究因文體太重原書形式，又在一

九三二年秋季修改一遍，重抄一遍，大致纔成現在的模樣。翻譯的途中與修正的途中直接間接得人幫忙的地方實在很多，敬在這裏一總誌謝。尤其是吳文藻教授對於稿本加以進一步的批評與補充，提議譯錄附錄二，更爲譯本作序，說明人類學的研究在中國所應有的地位與本書作者在人類學界裏面所有的貢獻，且蒙顧頤剛教授爲本書題封面，使本書在一九三四年夏間完成現在的模樣，更應特別誌謝。

一九三四年七月譯者識於北平西郊海甸

〔註一〕 Melanesia 爲澳洲東邊諸島黑色民族總稱。包括 New Caledonia, Loyalty Is., New Hebrides, Solomon Is., Bismarck Arch., 和 Fiji Is. 以土人色黑得名。參看本書附圖一。

〔註二〕 savage 舊譯爲野蠻，嫌有鄙視之意，改譯爲蠻野。barbarous 有人譯爲半開化，嫌與 semicivilized 不分；且都鄙之鄙在文化史上有特殊之意義，改譯爲鄙野。取其較蠻野爲進步之意，並非卑鄙之意。

〔註三〕 圖騰一詞，來自美印第安人阿爾貢昆 (Algonquins) 的奧支潘瓦 (Ojibwa) 和鄰近的話 ototeman，意思是「他底弟兄姊妹等親屬」。twin 是 twin 的意思，意思是同胞的現場或過繼成的同胞親屬；在圖騰親屬之間，彼此不能結婚。圖騰制是一種社會制度與宗教制度，具有五種特徵，其詳見本書第三章。註一圖騰宴即是吃拉圖騰制中禁物圖騰獸。

(註四) 希臘神話，愛笛帕斯一降生，父即占於廟。占語不祥，謂長大以後殺父娶母。父懼，欲置之死地。然竟未死，果如占語所言。

校後記：譯者序文所介紹的著者著作，6與7兩項，已由譯者譯出，由商務出版，名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吳文藻教授擬寫的序文，因忙未及寫畢；關於這一方面的意思，可參看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譯者序文。著者在此期間更有新著出版，名珊瑚園及其巫術（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兩本，計頁 xxxv + 500；xxxii + 350。一九三五年由美國 American Book Company 與英 George Allen & Unwin 出版。

著者爲漢文譯本序

我爲這個漢文本作序，實在覺得高興。據我所知道的，我底著作譯成歐洲以外的文字，這是第一次。

我與羅素 (Bertrand Russell) 和歐洲許多旁的見解清明的人具着同樣堅決的信念，以爲中國一定要領導亞洲大陸文明底進步；亞洲與小小的歐洲相比，在好多方面都是比較重要。

這本書很簡略地嘗試着討論的問題，或者對於近代的中國社會有些興趣。家，特別是宗教一方面，曾是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底強有力的源泉。中國底舊式家庭，對於一切見解正確的人類學者一定是可以羨慕的對象——幾乎是可以崇拜的對象，因爲它在許多方面，曾是那般優美。然而不管怎樣，中國底舊式家庭現也非變不可了。一切對於中國底前途熱心希望的人，都是希望這個變動不致太驟，不致影響最要緊的人倫關係，那就是子女對於父母的關係。這本書是研究這種關

係的東西，或者能够引起中國學者底興趣，更將這種關係研究得充實一點。倘若新的著作出現，對於中國家庭與歐洲家庭底組織或者中國家庭與梅蘭內西亞的家庭底組織加以比較研究，那麼，我底勞力便是得到報償了。

現在李安宅先生將這本書譯成漢文，使我十分感謝他。

馬林禱斯基

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於倫敦大學

(倫敦經濟學校)人類學系。

PREFACE.

It is with real pleasure that I am writing this preface to the Chinese edition of my book.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s far as I know that any of my writing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a non-European language.

With Bertrand Russell and many other clear-sighted people in Europe, I am firmly convinced that China will lead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sation in the big continent of Asia, a continent in many respects so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our little Europe!

The subjects discussed in a very tentative and sketchy manner in the present book may be of some interest to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he family, above all in its religious aspect, has been the greatest source of strength to Chinese society and Chinese culture. The old Chinese family, which must be an object of admiration, almost of worship to all sound students of human society, for it was so beautiful in many respects, is at present bound to become modified. All who wish well for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hope that this modification may be not so drastic as to touch the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 that of children to parents. The present book, which deals with this relation, may stimulate some Chinese